



第一統一第二生產

薩孟武

我現在試提出三個問題：

- 第一、要解決中國的內亂，須先發展中國的生產力；
- 第二、要發展中國的生產力，須先造成統一而有秩序的局

面；

- 第三、要造成統一而有秩序的局面，又須發達中國的國民經濟。

何以要解決中國的內亂，須先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呢？關於這一點，我在民族主義與中國革命（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二十號）一文中，已經說出其理由了。簡單言之，今日在中國作亂的，不消說是封建軍閥；封建軍閥則以傭兵和政客爲作亂的工具。傭兵從何而生呢？他們是出身於農

民階級。中國農民因爲農村的破壞，已經不能維持其一家

的生計，然他們跑到都市，又因爲都市的產業尙未發達，也沒有餬口的地方，由是一部分變成土匪，他部分變成傭兵，十數年來擾亂中國的封建軍閥便是立脚於這個傭兵上面的。封建軍閥不但立脚於傭兵上面，且又立脚於政客上面。這些政客則是出身於知識階級。原來資本主義的社會，因爲產業的發達，有需用大量雇員的必要；所以必須設立學校，大批地生產知識分子。不幸中國的經濟還是「亞細亞的」，現在乃欲採用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，那末，由於知識階級的供給超過於知識階級的需要，而致釀成知識界恐慌的現象者，自然是勢之必然了。一般知識階級既然

沒有生活的方法，他們便攀龍附鳳，不惜擾亂中國的社會。由是軍閥不但有了傭兵，而且有了謀臣策士，可以任意作亂了。

何以要發展中國的生產力，須先造成統一而有秩序的局
面呢？其理由是很簡單的。產業的發展須有兩個前提：第一商品能够自由發銷於全國，第二財產能夠安定。封建軍閥割據各地，不但各設關稅的障壁，對於商品課以苛刻的租稅（釐金），且又時時與兵作亂，害及工廠商店的營業。在這樣的形勢之下，何怪中國產業不會發展。

何以要造成統一而有秩序的局面，必須發達國民經濟呢？我在民族主義之社會學的考察（本誌第二卷第十號）一文中，已曾說明其理由。誰都知道封建軍閥是把整個的中國分割為無數小國家，各設森嚴的障壁，以隔離別的領域。如果產業有相當的發達，則人們爲了通商的必要，一定感覺割據形勢的不便，出來要求統一了。

以上所述，可簡單的說：要統一，必須發展生產力，要發展生產力，必須統一。

這不是循環論麼？循環論便是不可能。不錯，是不可能的。

統一與生產這兩個因子雖有相互的關係，然在這兩個因

子之中，又有先後輕重的區別。

真正的統一固然有特於國民經濟的發達，然國民經濟又惟在稍能統一而有秩序的局面之下，方能發達。英國產業的發達乃萌芽於女王依利薩伯時代；法國產業的發達亦開始於路易十四世時代。這兩位國王都是揮其專制的巨腕，使英法二國政治納上軌道，而造成稍爲有秩序的局面。這樣看來，可知發展生產力固然有特於統一，而統一——暫時的統一亦不難用人爲的力量以造成之。只要暫時有統一的局面，生產力便不難發展起來。

由於上述的議論，我敢大膽主張：今日的中國，只有「統一」，才能救亡。

但是統一當用何法造成呢？我們以爲中國革命的形式不但與俄國不同，且與法國也不一樣。俄法二國在其革命以前，國家是統一的，是統一於中央集權的政府。反之，中國則自袁世凱以後，即成爲割據的局面。在統一的國家，革命黨只要對於中央政府加以一擊，便可回轉乾坤。在割據的國家，中央政府是沒有力量的。只因中央政府沒有力量，而後各地才互相攻戰，陷人民於水火之中。所以革命黨最重要的責任，在於掃除羣醜，建設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。前者只要打倒中央政府，便可解決大局。後者則須殲

馮軍維，而後中央政府才能建設起來。在這一點上，遂使中國革命的形式與俄法二國不同。

統一是要打破封建軍閥的割據的。封建軍閥何所恃而能割據？他們所恃的是武力。打倒武力，只有武力，這是很明白的事體。所以建國大綱第六條說：「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，」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於主張和平的，亦加以駁斥。宣言說：「國內苦戰爭久矣，和平會議之說應之而生。提倡而贊成者中國人有然，外國人亦有然。果循此道而得和平，寧非國人之所望，無如其不可能也。何則？構成中國之戰禍，實爲互相角逐之軍閥。此互相角逐之軍閥各顧其利益，矛盾至於極端，已無調和之可能。即使可能亦不過各軍閥間之利益得以調和而已，於民衆之利益固無與也。此僅軍閥之聯合，尙不得謂爲國家之統一也。民衆果何需於此乎？此等和平會議之結果，必無以異於歐戰議和所得之結果。列強利益相衝突，使歐洲各小國不得和平統一，中國之不能統一，亦此數國之利益爲之梗也。至於知調和之不可能，而惟冀各派之勢力保持均衡，使不相衝突，以苟安於一時者，則更爲夢想。何則？蓋事實上不能禁軍閥中之一派不對於他派而施以攻擊；且凡屬軍閥莫不擁有雇傭軍隊，推其結果，不能不出於爭戰，出於掠奪。蓋掠奪於鄰省，較之掠奪於本省，爲尤易也。」

統一不但須用武力，而且須有中心。日本的統一，是以天皇爲中心；德國的統一，是以普魯士爲中心。沒有中心而欲統一，無異於沒有一定的標準而欲分類的一樣。那末，中國的統一須以甚麼爲中心呢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：「……至於既取得政權樹立政府之時，爲制止國內反革命運動，及各國帝國主義壓制吾國民衆勝利之陰謀，茲除實行國民黨主義之一切障礙，更應以黨爲掌握政權之中樞，蓋惟有組織有權威之黨，乃爲革命的民衆之根據，能爲全國人民盡此忠實之義務故耳。」由此觀之，可知我們國民黨是不客氣地主張中國的統一須以中國國民黨爲中心。

說到這裏，問題又發生了。如果中國國民黨是一個統一的黨，自然容易統率一切。不幸自第二次北伐以來，黨內已生分裂，我們固然希望各派能够和衷共濟，救中國國民黨於垂亡，而後再把中國國民黨爲中心，收拾殘裂的局面。如其不能，我們也希望反對者不要引外兵以打倒本黨的幹部，因爲這無異於「引狼入室」致兩派同歸於亡。托洛斯基是俄國反幹部派的首領，然我們却沒有聽見他與白黨

聯合，謀推倒幹部。如果托洛斯基有了這種計畫，我敢相信他的政治生命就要結束。何以呢？這是與黨的本來宗旨相背馳的。不但此也，托洛斯基如果利用白黨的兵，打倒斯大林一派，那末，俄國的政權一定落入白黨的手裏，弄到結果，不但托洛斯基自己也要倒，便是俄國共產黨也要滅亡。

統一是一勝於割據的。無論怎麼樣，統一總比割據為良。人民生息於好的割據局面之下，還不如統治於壞的統一政府之下。因為後者只有一重剝削，前者則可常常發生戰事，使人民的生命財產瀕於危險。

不過我們不是為統一而說統一，真正的統一須在國民經濟發展了之後。我們乃欲先造成稍能統一的局面，而後再於其下，謀生產力的發展。

既然提及發展生產力的問題，那末，就不能不說經濟組織的根本原則了。國民黨在經濟方面是主張民生主義。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麼，抑是資本主義，現在可以不管。然而無論如何，牠的目的總在於發展生產力。生產力不能發

展，不但資本主義不能實現，便是社會主義也是空話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，其原則雖然不同，然其經營形式則皆一樣；而經營的時候，都要以政局的安定為前提。政局不能安定，二者都沒有實現的可能，這是理之至明，不必我們再來反覆說明的。

反之，政局若能統一，則生產力自然有發展的機會——除了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之外。第一因為商品可流通於各地，不受封建軍閥的妨害；第二因為中央政府可移用平定內亂的軍費，以充各種的建設費；第三因為各種企業不至因為受了戰禍，而至破產。生產力既然發展，則農民不必為了農村的破壞，而須當兵；知識分子不至為了沒有生存的方法，而須變成政客。由是中國社會有了轉機，徐徐地向三民主義的目標前進！

總而言之，今日中國最必要的，第一是統一，第二是生產，所以我們敢大膽提出一個口號：

統一與生產

